

我的乡土

刘艺亭作品集



花山文艺出版社

刘艺亭作品集

第一卷

我的乡土

花山文艺出版社

刘艺亭作品集

我的乡土(诗集)

今天和明天(小说集)

回春曲(诗集)

母亲的活筐箩(散文集)

黑红点(故事集)

刘艺亭作品集 第一卷 我的乡土

责任编辑:张根树

装帧设计:宋丕胜

美术编辑:宋丕胜

责任校对:桂香 春月 董康 贾伟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印刷:河北太行机械厂印刷厂(石家庄市和平西路221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 34.75印张 672千字 1999年5月第二版

1999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5000 定价:(全五卷)40.00元

ISBN7—80611—332—0/1·321

作者简介

刘艺亭（1917—），河北省威县刘河北寨人。河北省立大名师范学校肄业。1938年参加抗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曲周县抗日政府文教科、冀南三分区《人山报》编辑、总编辑、《冀南日报》编辑、新华社冀南分社记者、冀南行署教育处编审科长、河北省文联创作部长、副主席、党组书记、书记等职。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主编过《草芽》诗刊、《蜜蜂》文学月刊，代表作有长诗《滏阳河的女儿》、《苦尽甜来》，短篇小说《耙》、《手套》、《今天和明天》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PB034 / 04



刘艺亭、宋复光夫妇在冀南解放区威县北关
(1949年6月)

感谢对我的关怀和鼓励

——再版前言

当初想得并不多，1996年3月出版五卷本《刘艺亭作品集》，意在分送朋友留作纪念，也给自己的过去作个印证。瓦片落地却有声，报刊上的文章还给予了相当评价，那时还在世的黄桦同志以其带病之躯给我写来一封长信，说他在五日内一口气读了我的两本诗集，并寻章摘句来谈他的看法和感受，“觉得我们的思想更加贴近了”，只是“现在得了脑血栓，脑子很乱，归纳条理不起来”，这种情谊令我感动不已。还有一种方式的关注，就是提议召开作品研讨会，研讨会虽系当今时兴之举，但在我看来还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匆忙无益。天转地转，到1997年10月28日那一天，作品研讨会终于由河北省文联、河北省作家协会和花山文艺出

版社联合召开了，有关领导和应邀人士聚会河北省文联会议室，济济一堂，有鬓见霜丝的专家、教授，有朝气蓬勃的文学青年，他们在会前认真读了作品集，写出了发言稿（因病因事未能到会者也都寄来了发言稿或贺信），会开得好热烈，各抒己见，交流看法，惜因时间关系，尚有多人没得到发言机会，这使我感到不安，就想：如何弥补这一损失？幸而办法还是有了，研讨会的组织者之一、省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龚殿舒同志把他原定会后在内部资料《河北文艺界》出个专刊的计划改变为编辑《刘艺亭作品研究》一书，除了容纳所有的研讨会上发言稿外，也将已见诸报刊的评介文章一并收入，并由花山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这就既为大家提供一些总结我这一个作者的创作经验的资料，也为这次作品研讨会留下一个纪念。

还有，研讨会的第二天，《河北日报》就在第一版上作了报导，接着，《文艺报》、《文论报》、《中国艺术报》等报刊也先后作了报导。我面对诸多好评，喜中有愧，愧在自己当年遭遇坎坷而失去追求的锐气，执笔辄有迟疑，亦常废于半途，有所作也量少质次。耄耋之年，幸得文艺界朋友们多方面的关怀和鼓励，虽已力不从心，惟愿追随大家，俾能在文学园地的一角添栽一点花株。

另一方面，也源于上述因素，加之作品集初版印数少，也就给它带来了再版的机缘。再版嘛，就难免要有几处小的改进：调换了一篇文稿的先后次序，据周进祥副教授提供的勘误表改正了一些错字，添加上三幅照片，改大了开本，

更换了封面,书貌为之一变。

《刘艺亭作品集》再版本就要面世了,我借此机会,对文艺界朋友们的关怀和鼓励,表示诚挚的感谢!

刘艺亭

1999年5月于石家庄

写在前面的话

出书的想法过去也曾有过，但编选成这套作品集，却有点偶然。

去年夏，我开始与花山文艺出版社联系出书之事时，拟出两个集子，一为诗集《我的乡土》，一为小说集《今天和明天》，七月就将《我的乡土》交了出去。不想，一进八月我因突然患脑梗塞病住进医院，幸蒙医护人员细心医治，药物灵验，未出八月就得以转好，但日夜还得在病床上躺着。老躺着就没那么多睡意了，白日望窗外蓝天上云朵变幻，夜晚明月照入室内，都很安静，而大脑又未失灵，便禁不住回想起逝去的岁月。记忆所及，举凡儿时情景，离乡求学，投身抗日战争洪流以来的胜利喜悦与坎坷遭遇，一一涌上心头。由于受个人兴趣所驱使，从读师范学校起爱学写诗文，到共和国建立前夕又由业余爱好者转成从业人员，如今已年逾古稀，回顾之下，成绩了了，颇感汗颜。

再细想开去，倒也不必自怨自艾的。人虽为万物之灵，

然具体到每一个人而言，天赋不同，学识不同，机遇不同，就造成人生路上的千差万别。如我者，那一样都不占，终只可做平常之人，行平常之事，为平常之文，且数量少，更难言精品，充其量只不过也有报刊登载过，也有人读过，也产生过一点社会影响罢了。因此，过去总也不拿这当回事儿，于今人老患病，对习作倒产生了一种惜爱之情，于是走下病榻，摇摇晃晃地走到医护人员工作室，借用电话再与花山文艺出版社方殿社长联系，提出连过去交稿一并出这套作品集的意见，蒙爽快答应。随后由夫人宋复光，去商定具体事宜，也就确定下来了，连先前考虑过的在内，为便于检阅分别样式，一共编选为五本，即：诗集《我的乡土》和《回春曲》、小说集《今天和明天》、散文集《母亲的活筐箩》、故事集《黑红点》。这虽然是我习作的一部分，对过去也算有了个总结，甘苦个中味，得失寸心知，既感到欣慰，又感到苦涩。九月，我出医院了，还需要继续调治，还不能做事情，而责任编辑催稿甚急，编选工作只能由宋复光代做了，算收集文稿，繁体字的或有文字改动的还得抄写，工作量大，时间紧迫，而她的身体又不太好，还有每日必须做的家务劳动，晨起，灯下，见缝插针，劳心劳力，我在旁边看着，有时忍不住说：“算了吧。”但她却锲而不舍，毅然而有信心地忙碌不已，历时两月余，书编成了人也瘦了，这又是她对我至爱至诚的奉献，刻骨铭心，特在此留笔，传示后代。

现在，我还很有点想法：这里收集的只是我的一部分文稿，因一时未找到的，或尚系半成品者，多少还有一点，

留待来日再作处理。如果天假以年，还希望能写点什么。老了，休闲是应该的，如果整日无所事事，也将失去另一种快乐，甚至会招来烦恼。老有所安，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四者并举，美意延年。

刘艺亭

1995年1月8日

序

战火纷飞的年代过去了，但并非遥远。

那时候，我在冀南抗日根据地工作，除约有一年半时间去太行山外，八年抗战以及解放战争时期都没再离开过冀南；又因那里是我的故乡，参加工作前也不曾离开过，土生土长，自然对冀南有着深厚的乡土恋情，这里收集的一点诗作，写的又都是故乡人故乡事，情思带着乡土味，因之，就把这个集子叫做《我的乡土》。

说起写诗，我在大名七师读书时就有了兴趣，抗战了又多在宣传教育战线工作，写传单中有时就加首小诗以补空。传单上的文字很少有署名的，大家的目的明确而单纯，就是为了宣传抗日，动员群众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为达此目的，写诗也注意用口语，力求通俗，好使粗略识字的人能看，不识字的能听懂，不揣文，不求高雅（我也没这种本事）。其间，我也编过油印的文艺刊物，一是在曲周抗日县政府文教科时，科里来了一位胡林昀（已故，生前任中

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他在报社工作过，喜欢写作，几个人一商量，经县长同意，就编印起名叫《习作》的小刊物来，发表散文、杂文和诗歌，出了几期后，因我入冀南区党委党校学习，不久胡林昀也调走，即终刊。由于引起写作兴趣，我写了诗也往冀南出版的《抗战知识》等报刊投寄，但终归是一种业余勾当，工作一忙，或环境一紧张，也就顾不上了，时辍时续。后来我到冀南三分区人山报社工作，胡林昀已先在那里，而后又来了翟向东，还有别的战友也喜爱诗，适我去四分区时带回那里的文学刊物《苍鹰》，欣赏之余，又引发了办个诗刊的兴头，大家写稿，由我来编，定名《草芽》，1943年夏创刊，随人山报分发。《草芽》为64开本，由《草芽》报社能刻各种字体的能手苗青刻蜡版，套色封面，堪称印刷精美，可惜未能保存下来。但还记得发表在《草芽》上一些诗题，创刊号有翟向东的《冬天里的春天》、李犁的《边缘上》、刘亦耕的《自白》等，第二期上有百红的长诗《一段记忆》，写他本人在一次战斗中被俘后押往东北煤窑当劳工而又脱险归来的经历，真切感人。是年秋末，我往太行山参加整风去了，未接着办下去，喜的是翌年人山报增加了一个文艺版，当然也刊发诗作。

解放战争时期，我到冀南日报社工作，依然住在乡村里。经过邯郸之战，冀南境内除了被国民党政府收编的伪军仍盘踞永年城外，已无敌军。环境安定，工作有序。晚上多半没事，又无别的活动，棉油灯下，可以读点书，也有时想练笔。恰冀南烈士传征稿，我想就手中材料写三个人，一是荣林娘，一是马功岑，另一个是我堂弟仲陶（名

菊亭)，因听说荣林娘已有人写，便只写了马功岑和仲陶。稿子交寄之后，脑海里仍闪现荣林娘这个人物，老放不下。荣林娘是冀南三分区很有影响的劳动英雄，人山报多次报导过她的活动和事迹，她却在日寇宣布投降前几天牺牲了，我怀着悲痛的心情编发了这则令人震惊的消息。事情宛如昨日。勾起的情思平静不了，就产生了尝试为荣林娘写部诗传的念头，结果就是《滏阳河的女儿》。年余后，我离开编辑岗位，去担任新华社冀南分社和冀南日报记者，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在外边跑。有一天，在鸡泽听人给我讲一个贫苦农民翻身的故事，过后难忘，成为我的另一部长诗《苦尽甜来》的素材。在写诗上我也是笨的，缺少梦幻，也浪漫不起来，不管长短，总要有生活依据才成，以致也曾怀疑过自己写的算不算诗，但从读过的古今中外诗作中，又感觉到像我这么一格的东西，似乎也可存在，于是胆子也就大了一点，开始往太行区《文艺杂志》、冀鲁豫边区《平原文艺》等外地区刊物投稿，多被发表，且受到鼓励，如被《平原文艺》聘为基本通讯员，被《胶东文化》聘为特约撰稿人。《苦尽甜来》由冀南新华书店出版后，不到半年，东北解放区也印行了，对我又是一个鼓舞。其实，从这么个篇名就可看出，我当时的思想水平是什么样的了，那时候就是那样想的，完全是真情实感，认为中国的广大贫苦农民经过土改翻身，生活之路就是平坦顺直的了，从此“苦尽甜来”。

1948年初整党后，我参加了威县土地改革工作团，先后在两个村搞土改。土改结束后，我转到冀南行署教育处

工作，这时接到《滏阳河的女儿》获得晋冀鲁豫边区文教作品奖的通知，同事们都为我高兴。我也不愿辜负友好的希望，又在业余时间写了一部长诗，终因忙于编审中小学补充教材，主编复刊的《冀南教育》月刊，随后又兼管新设立的冀南文化馆，忙忙乱乱，稿子未能修改好，新的历史时期就到来了，冀东、冀中和冀南三块根据地合而为一，恢复河北省制。我也于1949年7月随大流从威县迁移保定，从此远离乡土。但到我当回事儿回忆和思考这一段业余创作情况时人已老矣，且是离休之后，先是我参与冀南革命根据地史编审委员会工作，继则组织反映冀南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活动，又与宋复光一起收集编选冀南战争年代的文学作品和史料，这时候，解放后才相识的王炳炎、常树等友人闻讯便将他们保存的我的作品寄来了，其中有麻刀纸印的长诗《苦尽甜来》，真是喜出望外。稚拙之作还有人记得，还有人保存，令我感动！实际上，我的习作有的连我自己也忘死了，有时我从旧报刊上看见署着自己名字的作品也感到惊奇：“还有这么一篇？！”也有只看到篇名而找不到的，如河南省革命文化史料征编室编印的《冀鲁豫边区文艺资料选编》中录有1948年出版的一期《平原文艺》目录上有我的一首诗《报仇》，问询的结果是：目录是从冀鲁豫日报上抄录的，该刊尚未找到。《报仇》写的什么具体内容，我一点也回想不起来了。说实在的，能找到一些也满不错了，每作这样想时又觉知足。

当我们正搜集冀南战争年代文学作品之际，文艺界有人刮起一股否定革命根据地文学之风，尤为甚者，还有人

竟将抗日战争题材也划入“旧了些”之列。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只能不为所动，照样干自己的事。在缺少冀南报刊的困难条件下，历时二年，总算做成了搜集编选《冀南文学作品选》这件事，为研究革命根据地文学者提供了一份资料，并被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选入20多篇。平心而言，辉煌的革命根据地文学，在各个地区发展是不衡的，成就大小有别，水平也不尽一致。我认为，冀南在这一方面是比较弱的，不如兄弟地区。至于我自己的诗作，充其量聊存一家而已。在冀南，有被誉为“抗战诗人”的马紫笙，有以“青年诗人”饮誉冀南而不幸早逝的王博习，诗词写得好的有刘润秋，他们都创作了大量作品，可惜由于战争环境保存下来的都不过十之二、三。

敝帚自珍，由于我兴心把手头有的写在战争年代的诗作集印成册，才引发出上面一些言语。巧的是，七月间我又在河北省档案馆看到几期1940年出版的冀南文总主办的《抗战知识》杂志，那上面刊有我的两首诗，这算是现在找到的我写得最早的诗稿了，虽然更为稚浅，还是一并收了进来，又按时间排在最前面，算作一点纪念。

1993年10月25日于晚晴斋

目 录

	序
1	六月的乡村
3	滏河之歌
5	关怀
8	敌后平原奇观
10	房东大娘
12	过馆邱路
14	夜宿刘永固
17	别冀南
19	滏阳河的女儿
61	井台上